

那天,在采访中听到一位老师说“旧时模式口村东口称‘碑儿上’。”“碑儿上”,好奇怪的名字,我便追问了一下“这个名字缘何而起呢?”老师说:“我也不清楚,反正打小儿大家都这么叫。”好奇心使然,于是我开始探访“碑儿上”名称之旅。这一探访,让我大吃一惊,来历竟如此“惊艳”。

“碑儿上”的由来

不知是哪年哪月,不知是哪朝哪代,模式口东口往北大约五六十米的地方立起一块高2.5米、宽1米、厚0.3米的青石板墓碑。

于是,久而久之,大家一谈起东口一带,就不再谈东口,而说“碑儿上”了。80多岁的老村民曾说,小时候,东口是条很窄很窄的小土路,与当下宽阔的双向六车道自是无法比拟。所以东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——地儿小,识别度低。

但是,因为有这块墓碑,东口却以“碑儿上”之名为人所知。

“碑儿上”的碑为何人而立

“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,故人长绝。”这是一千多年后辛弃疾面对堂弟离别时发出的痛彻心扉的感慨。让大词人隔空绝唱,千年不已的“将军百战身名裂”的将军就是“碑儿上”的主人——李陵。

唐朝诗人王昌龄有“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!”这样的诗句,诗句的主角是西汉大名鼎鼎的“飞将军”李广,李陵就是李广之孙。

我们将历史的车轮按下后退键。那一刻,飞将军李广在漠北之战中自认为因迷路未能参与一场战争而自杀,将士们无不为之痛哭。百姓听到这个消息,不论认识与否,不论老少都为之潸然泪下。其子李敢为父“报仇”冲撞卫青,被霍去病射杀。

李陵与爷爷出奇一致地优秀,结果也和爷爷出奇一致地悲催,甚至还要加上一个“更”字。那年,李陵以五千步兵与匈奴前后八万骑兵血战八天八夜,不眠不休,仅仅两战,就先后斩杀匈奴上万人。在之后的四五天又与匈奴周旋,最后一日再次斩杀匈奴骑兵近万人。

听好,是步兵对骑兵。是五千对八万,一比十六的比例!但,就是这样,李陵部队前期依然占据了上风。

但是,好景不长,原本畏惧李陵的匈奴大军开始退却,但是,由于叛徒管敢的出卖,匈奴得知李陵“粮将尽、矢将绝”,一下来了精神,掉头发起猛烈攻击。于是,李陵以必死之心与匈奴展开血战,汉军死伤惨重。后来,李陵与韩延年帅十几个死士,吸引匈奴主力骑兵,命令三千军士分作小股部队,从反方向突围。这是不是很像项羽当年垓下突围时的场景?英雄所见真是略同呀!最终,韩延年及死士全部战死,李陵被俘。

其实,李陵完全可以不败!因为在百里之外就有汉军十几万骑兵驻扎。但是,百里之外的将军对此视而不见。为什么?原因很老套,军功算在谁的头上?

是不是很气愤?简直就是胆大妄为!记住,凡一反常态敢于逆袭者,多半都是有靠山的!就像啥本事都没有,只会念紧箍咒的唐僧,因为他知道,关键时刻,观音菩萨一定会出手搭救。这个将军不是别人,正是汉武帝当时最为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。

说到这里,大家是不是嗅到了一点颇为熟悉的味道?对,李陵与爷爷的命运何其相似!当年,李广也是随汉武帝最为宠爱的妃子卫子夫的哥哥卫青攻打匈奴,是卫青所致加之李广迷路使本可以

与单于交锋的机会错失,一心想与单于交锋的李广很是气愤,言不愿再受“刀笔吏的污辱”而拔刀自刎。不,他比爷爷更惨,闻知李陵被俘的消息,汉武帝大怒,于是夷其“母弟媳”三族。

很多时候,历史与地球出奇地相似,大家不过一次次地在这个既定的轨道中转圈儿。

困李陵,司马迁遭受宫刑

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,汉武帝大怒。几天前还在纷纷谬赞李陵如何如何的官员,看到皇上震怒,立刻比六月的天变得还快,纷纷唯恐不及地附和汉武帝,指责李陵如何如何。

未央宫的龙椅上,汉武帝把目光停留在了一直没有吱声的太史令司马迁的脸上,司马迁明白,这是皇上在要自己表态。

于是,他上前一步,瘦弱的身体却有着凛然不可侵犯之势,他一反众人唯唯诺诺之态,言:李陵平时孝顺母亲,讲求信义,谦虚礼让,体恤士兵,国家危难必是挺身而出。据我判断,这样的人不大可能做出不义之事。这次,李陵率领五千步兵,深入匈奴,孤军奋战,射杀匈奴两万余人,应该算是功臣。特别是在援兵不至、弹尽粮绝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仍然奋勇杀敌,就是古代吴起等名将也不过如此。目前,他之所以投降了匈奴,我想很可能是“佯降”,以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室。

司马迁的这番话应该是很客观,但是汉武帝却认为司马迁在为李陵推卸责任,同时还有讽刺“劳师远征”、战败而归的大舅哥李广利,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。

后边的事情,大家就更清楚了,司马迁被判死刑。汉朝的刑法,死刑是可以减免的,减免的方式有两种: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,二是受“宫刑”。司马迁官小家贫,自然拿不出钱赎罪。而宫刑除了对身体的巨大摧残外,更为严重的是精神,是对一个人极大的人格侮辱。

我猜想,也许司马迁想到了管子,当初齐桓公杀公子纠而任管子为相,世人不齿。但管子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事实却千古流芳。当然,他也很可能想到了孔子,被人耻笑“丧家犬”依然不改初衷。死很容易,一个念头即可,但这样的死,就像牛身拔毛一根,毫无价值。生,却需要勇气。

窘迫或者说是苦难对于勇者或许是个“礼物”,姬昌因被囚禁,我们今天才有《周易》可读;屈原被排挤而放逐,才留下千古奇闻、词赋之祖《离骚》;吕不韦被猜疑而贬谪,著成《吕氏春秋》煌煌大著。

于是,司马迁开启了“苟且偷生”的人生,他的“苟且偷生”开创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成就了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的神话。《史记》完成的第二年,司马迁谢世。

这就是“碑儿上”的故事。

模式口,既不是李陵的出生地、成长地,也不是他的为官地、被俘地,但是模式口村民却在村口为其树碑立传。这既体现了模式口自古以来历史文化底蕴的厚重,也体现了村民的价值观所在。在模式口,正义永远不会缺席,即便是千年前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李陵,他们也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,以一种适当的方式还其一个不算太迟的公正。深以为然!

“碑儿上”



牵出的那段难忘的故事

■ 文 杨旭

于是,这两天一直琢磨:模式口这个村子,实在不是个一般的村庄,居住在这里的人们,不仅亦是亦文亦武,且有着某种英雄主义的情怀和忠诚、正直、坚守、不甘、向上、向善的品德。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让我们从“碑儿上”这个名称的由来说起吧!